

陳錦生

校友訪談紀錄

簡 要 事 蹟

昆蟲學系畢業(民國61年6月)

長榮大學校長

大學畢業後即從事醫學昆蟲學研究，先後從事台灣小黑蚊的基本生態學研究及登革熱病媒蚊之基本生態研究，奠定研究及防治之基礎。社會服務方面，推動非政府組織之國際外交，亦擔任多種社團之董理事。民國92年獲遴選擔任長榮大學校長，戮力改革校務，改善師資，建立制度，使學生在短期內增加至一萬餘人，目前正積極與彰化基督教醫學院合作，籌組彰化分部籌設醫學院，辦學成效卓著。



時間：2005年10月29日(本校八十八週年校慶當日，施校友返校同慶)

地點：本校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昆蟲系館

問：陳校長您在民國92年獲遴選擔任長榮大學校長，戮力改革校務，改善教學環境，建立良好制度，使學生在短期內增加至一萬餘人，您的辦學成效豐碩。但這與您當時在學校的學習有關嗎？可否請您談談您之前經歷？

答：我是民國五十七年進中興昆蟲系，六十一年畢業時是國立中興大學第一屆。那時誠齋剛蓋好，學校的系所跟學生都很少，所以大家幾乎都認得。大學時我對昆蟲並非有興趣，只是聯考考到。有趣的是大學時我對昆蟲分類學最沒興趣，博士論文卻是這個題目，有時人生會有一些轉折。

畢業後去當兵，其實也沒什麼人生方向，當兵時就去考高考，高考考上，退伍後便去瘧疾研究所工作，因此開始研究蚊子。可是我進去不久，瘧疾研究所就關門了，因為台灣沒有瘧疾就改成傳染病研究所，但是我繼續研究蚊子，這算是很冷門的。我的同學都在農業昆蟲，只有我跑到醫學昆蟲，以前這領域裡真正念昆蟲的人真的很少，都是醫生。其實我大學不是很



認真的學生，但到了那邊大家都對我寄予厚望，只好自己趕快認真進修。我在該研究所工作了十一年，十一年都在研究蚊子，小黑蚊還有糠蚊，那時我就做了一些糠蚊的研究分類，做自己喜歡的研究。那幾年當中我就利用在職進修去台大念了碩士和博士，當時國科會給在職進修待遇很好。我那時候研究小黑蚊的生態，雖然沒有立即的用處，因為當時小黑蚊只有在花蓮和台南比較嚴重。我就用這個當論文，一路念到博士，博士我做糠蚊的分類研究。

畢業後剛好有機會就到東海生物系任

教，待了四年後去考公費留考，所以後來用公費留考到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繼續做蚊子研究。回來到東海後我還是繼續做冷門的東西，台灣有幾個昆蟲目都沒人發現，我發現了原尾蟲、缺翅目，因為我個性不喜歡跟別人競爭，所以我做一些沒人發現的冷門的東西。我當時在東海大學理學院，被別人問到為何研究這些冷門的東西，我當時也不知道。所謂科學就是滿足我一些好奇心，不是著重在應用，但是不研究也不知道有什麼應用價值，所以基礎學科還是很重要。我那時做昆蟲分類，被別人問到「做這個幹什麼？」我就說「無用之用方為大用」，現在看來沒用，以後會大有用處。後來強調生物多樣性，所以這些冷門的東西後來變得熱門了。

在東海時我陰錯陽差開始研究登革熱的蚊子，後來沒多久台灣就開始流行登革熱，因此後來幾年我都在調查登革熱病媒蚊的生態。我第一篇關於白線斑蚊生態的文章是刊登在生物系的系刊上面。有一次國家熱帶醫學會寫信要我去參加，我想說熱帶醫學跟我沒什麼關係就沒興趣，結果第二封信說他們願意幫我出旅費，後來又來了三、四封信，條件一封比一封優厚，他們希望我去講一些登革熱病媒蚊的生態



學的研究，由長崎大學主辦。他們看到我的系刊才找到我，所以冷門的東西也會變得熱門，現在熱門的東西可能也會變得冷門。我在東海的研究生研究的好像是沒什麼用的東西，像台灣的水生昆蟲，現在我們發現水生昆蟲對水污染的監測很重要。另外我最後幾年在東海做的研究是白蟻，白蟻在台灣也是很嚴重的一種害蟲，可是過去都沒人研究。我發現在東海每棵樹上都有白蟻，就決定來研究白蟻的生態，一查之後發現光復之後台灣幾乎沒人做過白蟻的研究。我離開東海前是台電給我研究計畫，因為新竹科學園區的地下電纜被白蟻咬破，引起跳電，一年發生了八次，一次損失上千萬，台電給我們的計畫就是防治白蟻。其實白蟻很容易防治，但引起我興趣的是白蟻為何會吃塑膠？那表示它可以分解塑膠，若找得到那種酵素，將來說不定以後可以用biotech的方式找到可以消化塑膠的方式，這其實是有商機的。所以從基礎研究可以找到應用的範圍，但大家只研究現在看得到應用價值的東西會讓視野太小，所以基礎研究很重要。

後來我也沒有繼續研究，跑去當校長了，其實有機會我還是想繼續研究這題目。我自己在東海生物系工作二十年，東海生物系是台灣第一個生物系，但也是最後一個，它去年已經改名叫生命科學系了。我不太認同這種趨勢，因為生物系是研究基礎的東西，生命科學或生物技術太強調技術層面及應用了，有些基礎的研究會被忽略掉。例如生態學或動物分類學，就算有也都走到同一個樣子，大家都去研究DNA。現在我們要找一個教植物分類的老師很難，以前老師可以帶學生去野外認植物，現在國外念PhD回來的要去跑

DNA才知道這是什麼植物，這有點本末倒置了。基礎的東西是最根本的，以前我在東海時校長是物理系的，那時我是理學院院長，校長一直跟我講生物系要改名不然跟不上時代，我就問他「校長，那你們物理系要不要改名叫奈米系？」他說「不行呀！物理是基礎學科！」我說「生物難道不是嗎？」但我發現生物系自己守不住。連國外都沒有這麼多生命科學系，生物系就是生物系。我們基礎的東西都沒有，都在走應用的東西，長久下來對整體的科學發展會有影響。現在純物理沒人要念，大家都念computer science；純數學沒有要念，大家都念統計，可是那些才是基本的，但念純物理出來找不到工作。

我不知道大學是不是一定要市場導向，現在都強調產學合作。我覺得應用的學系可以產學合作，但是產學合作的危機就是會被廠商牽著鼻子走，整個研究方向都得跟著出錢的人，因此價值觀也會改變，而且這還會牽扯到學術自由和學術良心。若找到一種新藥可是有副作用，廠商不讓你公佈，若你沒拿人家的錢，你才可以很客觀的講。現在大學都差不多失去原來的價值觀和堅持了，中興大學應該保持原本淳樸的校風，雖然中興是農學院起家，但很多基礎科目還是需要重視。此外還有人文教育，特別是在這科技發展的時候，最欠缺的是人文思考和倫理學的思考。現在學生可能比較聰明有創意，但是缺少一些努力，只關心自己喜歡的事情，我認為學校應該強迫學生學一些應該要懂的東西。中興的校風比較純樸，比起北部校風來說，中部校風至少不錯，而中興跟其他中部大學比起來，至少中興培養的學生比較不虛榮。其實我也常在想為何要念

大學，若為了學習知識，不需要進大學，光是網路就有很多資訊了。大學最重要的是在四年制中受到薰陶會產生不同的氣質；人類創造環境，環境雕塑人格。中興人要有中興人的特質，我覺得中興人的特質就是純樸務實，比較不虛華，我們應好好保持我們優良的傳統。

問：最後請陳校長對還在學的年輕同學們講幾句話。

答：我建議年輕的學弟妹們讀書，除了要專，還要廣。我們大學現在分得太專了，如此就少掉很多時間念其他領域的書。現在年輕人比較流行網路上E世代的火星話，但他們應該趁大學四年好好讀一些經典。我念大一時學校規定我們念兩本書，一本叫做「談美」，一本叫做「談文學」。這讓我們在專業以外也可以欣賞什麼是美，什麼是文學。除了專業之外，很多文學藝術的修養也可以幫助我們在專業上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麼教育部希望有一些通識課程，但很多大學都把它當作一門營養學分，這是很可惜的。大學四年要好好把握這些時間多多學習，因為畢業後真的沒有很多時間可以再進修了。最後，我要再次的謝謝母校，讓我得到「傑出校友」這個獎！謝謝大家！

(採訪者莊士德現為母校獸醫學系副教授)

